

# 洒满月光的荒原

——荒原与人

李 龙 云

中央戏剧学院

# 洒满月光的荒原

——荒原与人

李龙云 著

## 前 言

李龙云，1948年生于北平南城，祖籍河北河间县，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26中（今汇文中学）1968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在北大荒生活了10年，1978年3月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7级。一年以后，以其剧作《有这样一个小院》在全国引起争议和反响，在他处境最困难的时候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白尘慧眼识英才，破格招收他为戏剧创作研究生，1982年1月毕业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。

李龙云是80年代引人注目的剧作家，先后创作发表话剧剧本5部，另有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集、诗集以及电影文学剧本、电视连续剧等作品发表或播出。主要话剧作品是《有这样一个小院》、《小井胡同》、《这儿不远是圆明园》、《荒原与人》等。其中《小井胡同》为其最有影响的剧作，作品以北京南城一个小胡同为背景，描写了一群普通老百姓从解放前夕到80年代初期的所经历的风风雨雨，作品没有中心事件和人物，却以其较长的历史跨度和浓烈的生活气息，成为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长卷，被誉为《茶馆》的续篇。但作者过强的平民意识，也使作品的风格不尽统一，主要矛盾和事件的带入迟缓而偏狭，使作品的命运也坎坷不定。

《荒原与人》（《洒满月光的荒原》）是李龙云1987年的力作，是作者对当年北大荒生活的回味与反思，作品表层展示的是在文革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，发生在北大荒知青和管理者身上的悲剧，事实上却在追索人类永恒的失落感，充满了强烈的反思色彩。知青马兆新爱上了女知青细草，而细草却被连长于大个子占有，出于人性的弱点，马兆新眼看着细草嫁给了一个

她不爱的人，自己开始了长达15年的精神流浪；教授的女儿李天甜爱上了苏家琪，在情书和日记将被公诸于众的巨大压力下，她的一头秀发成片脱落，为了永远保持完美的形象，她走进了落马湖的沼泽地中。在连长于大个子身上，童年的屈辱换来的是对权力的崇拜；婚姻的不幸使他仇恨真挚的爱情，他几乎占有了落马湖所有的女性，只有在荒原的私生女毛毛面前，才有他善良感情的流露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克服了早期作品的偏狭，开始寻求剧中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，作品昭示人们，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固然残酷，但悲剧的深层原因是由人自身的性格和与生俱来种种弱点所造成的，作品时空变换跨度大，充分运用了戏剧的诸多表现手段，营造出了一种诗意的美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## 时间

人的两次信仰之间的空间。

## 地点

落马湖王国——坐落在一片处女荒原之上的、人们头脑中一个虚幻的王国。

## 人物

于大个子——40来岁，身高1.59米。外号于大个子，本名叫于常顺。落马湖王国的国王。

黑子——于大个子的一只狗。

李长河——50多岁。历史上曾在一座滨海小城的妓院中当过“大茶壶”。为人狡诈，对生命有一种变态后的虐待狂。

马兆新——一个粗鲁彪悍的小伙子，一个负有叛国罪名的男人。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——一个走遍了人间的荒野大漠，仍在寻找归宿的流浪汉。

毛毛——6岁。荒原的私生女。

十五年后的毛毛——一个富于反思色彩的姑娘。

苏家琪——一个本质上懦弱、希望在书籍中寻找寄托的男人。

李天甜——马兆新的师傅。苏家琪的情人。一位只会用文学作品编织理想天国的弱者。最终消失在月光下的落马湖中。

宁姗姗——苏家琪的第一位情人。在一次边境战役中战死。一个横在苏家琪与李天甜之间的心灵上的第三者。

细草——马兆新热恋着的情人。先是被于大个子占有，后又承受由马兆新的嫉妒所带来的磨难。但最终成为一个强者。

邢福林——40多岁。一个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混血儿。善良、猥琐。

四川女人——毛毛的母亲，姓石。一个被邢福林从四川哄骗来的女人。行为有点放荡不羁。

边境电视监听站站长——40多岁，男。

电视中的五个俄国女兵。

于大个子的父亲。

于大个子的妹妹——长得与毛毛酷似。由扮演毛毛的同一演员扮演。

少年时期的于大个子。

十九岁时的于大个子。

于大个子的丑陋的结发妻子。

于大个子的后娘。

于麻子——于家围子的镇长。

大榆树公社“宣传队”的老憨。

打苦草的老娘儿们甲、乙、丙。

拘捕马兆新的保卫股股长。

两名警察。

李天甜的父亲——一位左腿微瘸的学者。

泰戈尔——印度诗人。

赫哲人娶亲的船队。

马兆新的奶奶。

马兆新的弟弟。

马兆新的母亲。

武装排的三个小伙子。

底密小屯来的马车夫。

底窑来接亲的几个小伙子。

苦行僧。

塔吉克人娶亲的马队。

邢福林的两个俄国血统的妹妹。

50年代喜鹊胡同铜铺的柳师傅。

## 场景

在拓荒队那些幸存者们的记忆里，这里的荒原永远被夕照的霞光笼罩着……这里叫落马湖。说是湖，其实不过是一片重沼泽。往西二里之遥，就是那条没有固定流向的别拉洪河；往东一箭之地，是碧蓝的乌苏里江。如果在万籁俱寂的拂晓，人站在荒原上，能听到江对岸俄国教堂晨祷的钟声。

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落马湖荒原溶化在一片柔和的月光之中。拓荒队的爬犁房上满身银白色的桦树皮，在皎洁的月色里闪烁着明亮的光泽。别拉洪河的河面上浮动着云月星斗，蜿蜒曲折的河水似乎与垂挂在湛蓝色的苍穹之上的银河连在了一处，湖面上的星斗似乎也已不再是星座的投影，而是远泻的银河汨汨流淌到人间，注满了湖泽。湖岸上这小小的爬犁房，就像是溅落在湖滩上的一颗星星……

这里最迷人的景色还是黄昏：古荒深处，长河落日如轮。一条清晰的爬犁辙曲曲弯弯。枯叶铺辙，辙沟像两条深黄色的彩带在荒原上飞舞。潮呼呼的小风夹裹着芦花、苇蒲子、车前子，把一股清新又含有淡淡清苦的味道送进人的鼻孔。人依靠在大爬犁上，透过防蚊帽那井子形的花纹，望着沉下去的夕阳，在脑海里编织着一幅幅理想天国之梦……

一切似乎都是从这个秋天开始的！生活像一把无情的榔头，敲击着人们心灵里的那座殿堂。起初是一块块的敲落，当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，就像是一场大风刮过，殿堂上的一切，连同所有的粉末统统被刮走了。人感到失去了归宿，人性失去

了平衡，人在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开始疯狂地寻找自我……

天幕上，一座坍塌了的马架子。光秃秃的爬犁座像个空荡荡的神龛，那里曾凝聚着人们往昔的理想。从爬犁座的规格上，不难设想出它昔日香火的鼎盛。舞台正中，一座正在修建的新的爬犁房潦潦草草钉就了三面板壁，既无棚顶，面对观众那一扇墙又空在那里。它充分显示了设计者的茫然无措与困惑。在这种心境支配下，人们的思索变得有几分荒诞不经；一片被夸张了的、在我们眼前高高隆起的雪壳子与坦荡无垠的荒原互为犄角之势，组成了一个堤坡。但它毕竟隆起得过高了！它几乎是一堵白色的墙，不！像是一座白色的大山！在这古荒深处，它像是某个原始部落的图腾！它那蛮野神秘的压迫力量即使人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的拥抱，又充分预示了大自然对人的压迫。甚至使人联想到非洲腹地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鼓声。

人们思索的荒诞不经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：它们让冬天才有的雪壳子与夏天的草野同时挤在了一个舞台上。

舞台一侧，悬着一口钟。这是那种荒原上特有的钟——两根粗重的橡木杆子，中间悬起一叶报废的耙片。敲钟的钟锤是一根链轨轴，它竖挂在木杆子上。戏在开始的时候，人们体会不到这口钟的可怕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人们将会逐渐悟出：那不是一口钟，而是落马湖王国皇权的象征！是一个绞刑架！人的一辈子，总会不断陷入一个又一个的“那个秋天”，当这种秋天出现的时候，人们总能听到这种鞭子似的钟声……

[幕启：荒原上。暖融融的阳光洒在雪海里。一乘马拉爬犁在踉踉而行。

[爬犁上，歪坐着一个粗壮的大汉。他那大山似的身板儿随着爬犁的颠簸起伏不断晃动着。大汉的嘴角牵拉着。一支马马虎虎卷起来的烟卷衔在嘴角。一股干苦



的关东烟味往四下里飘散开来。他的双眼眯缝着。五音不全的喉咙似乎在哼唧着什么，但声音喑哑、苍凉。  
[马爬犁行到舞台正中。

[大汉——十五年后的马兆新，抬起头。一束光打到他的脸上。这是一张历尽人间苦难而变得成熟了的男子汉的脸：嘴角松弛，目光冷漠，冷漠中又深藏着忧伤和怅惘。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15年来，我走遍了人间的草野、山川、大漠和湖泽……很多人问我，你在找什么？（一丝苦笑漾上嘴角）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在找什么……在喀喇昆仑山口，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苦行僧……

[大漠。天幕上，浩瀚的大漠被夕阳涂染成一片桔黄色。  
[一个苦行僧跪伏在大道上，正在一步一磕头地走来。他手里轻摇着法轮，渐渐走进了舞台的光区。

[远处，那种寺庙所特有的钟磬古乐徐徐飘来。苦行僧抬起头，只见他的腿上、肘上各绑着两块磨得灰白的野牛皮。他的额头正中隆起一个核桃大的黑硬肉瘤，瘤上绽裂开一层厚厚的茧皮。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从哪儿来呀？

苦行僧 青海……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去哪儿？

苦行僧 去冈底斯山。（慈和地笑笑）去朝拜圣山圣湖……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走多久了？

苦行僧 说不好……（抬头望望天空）怕有四年了吧？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哦……

苦行僧 不去看看，老像没有魂似的……（突然，眼中闪烁出一种异样的光彩）你听说过吗？印度有一首古诗叫《斯堪达·普拉纳》。（轻轻背诵着）“凡走过玛法木错湖边，在她的清波里沐浴过的人，将走进勃拉玛天堂……”  
（目光中燃烧着灼人的希望之火。然后低下头，一步

一叩拜地走了)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在天山脚下，我曾经遇到过一队塔吉克人娶亲的行列……

[透明的冰山。天幕上矗立着少女似的群峰。

[一队塔吉克人娶亲的马队正在缓缓走来。

[随着野羊琴的满含恋人般深情的三弦，发出第一声音响，鹰笛、手鼓吹奏的塔吉克人的民间小调隐隐飘来。

[新郎、新娘合乘一骑。新娘子双手合围搂抱着新郎的腰，脸颊贴在新郎宽阔的后背上，目光中流溢出无尽的幸福。

新娘 (将一串花瓣扔到马兆新身上) 小伙子，你在找什么？

新郎 祝福我们吧！我们有家了……

[鹰笛、手鼓更加狂热地吹奏着。渐渐地，这一切像一片幻影似的消失了。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(茫然地喃喃着) 有家了，你们有家了……

可我的家呢？我的家在哪儿？我有老婆，有儿子，可是……(突然，狠狠抽打开了辕马) 说！我的家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哪儿……我现在在哪儿啊……(声音哽咽了)

[十五年后的毛毛从舞台一侧走上。

十五年后的毛毛 你还是到我们落马湖来吧！也许，落马湖有你要找的东西……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(像被鞭子抽了一下似的) 不！我不去！

我是从落马湖走出来的，我一辈子不能再回那里……

十五年后的毛毛 (走向观众) 这里就是落马湖。我是一个私生女。15年前，我6岁……

[随着一阵清脆的童声歌唱，当年的毛毛——六岁的毛毛，手捧一束火红的达子香花瓣走上舞台。

毛毛 (唱) 我是一棵小草，一棵荒原上的小草。春风吹过，荒原处处都是我的家，秋风刮起，荒原没有我的家……

(歌声深情动人。慢慢走下)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哦，落马湖！我说过，我不来。可我到底来了……

十五年后的毛毛 我知道你在想谁。你想细草。你想见她，又怕见她……

[梦幻般的音乐出现了。]

[细草——当年的细草、马兆新记忆中的细草走来了。她手里也是捧着火红的达子香花瓣。]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啊！细草！你是细草？你还在这儿？

[细草对马兆新微笑着点点头，但泪珠不断溢出眼角。边走边轻轻地把花瓣抛洒在湖面上。]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细草，我是小马！是拓荒队的马兆新……我对不起你！（声音喑哑）我来看你了……你在洒什么？

细草 达子香，达子香花瓣。15年前，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，李天甜大姐消失在这落马湖里。她说过，她喜欢达子香……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细草，我真的是小马！不要不理我。你好吗？你、你那孩子好吗？（扑上去想抱住细草）  
[但什么也没抓住，细草消失了。]

十五年后的毛毛 （同情地低下了头）过去的细草再也不会有了。我知道，你想回到15年前！你想让生活重新给你一次机会，想弄清楚你是从什么时候把自己丢掉的……

[马兆新惊恐地站在那里。]

[大鼓！荒原上那种特有的带有野蛮色彩的大鼓，敲出第一声沉重的音响。]

[从更远的地方，小号出现了。小号吹奏出忧伤的曲子。]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是的！我想细草，想李天甜大姐，想我们垦荒队，也想当年的马兆新，我想知道我们当时是怎

么回事儿？

[当年的拓荒队真的出现了！大鼓更响了！李天甜大姐、细草、宁姗姗、苏家琪、二毛子邢福林、四川女人，以及当年的马兆新，像一群雕像似的迎着十五年后的马兆新走来。

[舞台开始旋转。拓荒队将十五年后的马兆新围在中心，他们从他身边闪过，对他慈和地笑着。

[大鼓在敲击。

[小号变得更加抒情动人。

[灯暗。

## 二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一切都从那个秋天开始的。那时生活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空间……

[突然，舞台上响起了“当当”的钟声。落马湖王国的国王——连长于大个子，出现在舞台一侧。他手举链轨轴敲打着耙片。钟声急躁贪婪。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当时我们最怕听的就是这钟声。

细草 这钟声恨不得把我们身上那点人味儿敲干净……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它那么粗野，让人想起那种命运砸门的可怕音响……

[钟声不分点地响着，钟声中夹杂着“嘟嘟”的哨声，夹杂着那种整齐蛮横的歌声。

[钟声中，从舞台深处的堤坡上飘来了一阵深沉的乐曲。又是那把小号！号声像是一缕阳光，把人引进了另一个世界。那种带有几分忧伤色彩的长音汇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世界。倔强地和钟声抗衡着、拼搏着。

[啊，小号吹奏的是苏俄民歌《小路》的变奏曲。

[苏家琪手执铜号从舞台深处迎着观众走来。

苏家琪 （走上堤坡）你看，别拉洪河这秋天的黄昏多美。夕阳像大车轮子似的，把牛血红的霞光泼洒在荒原上。大地被渲染得那么高远、恬淡、苍茫……

宁姗姗 看那爬犁辙，像是两条桔黄色的带子，一直伸向遥远的天地之交……

细草 就连荒原上这秋风也不象人们渲染的那么冷漠惆怅。你看，它吹红了远山近树，吹黄了草野粮菽，吹皱了清碧的落马湖……

李天甜 站在堤坡上往远处看，殷红的柞树叶像是五月的山茶。山茶缀成一串串项链，染就一片片闪光的腰裙。它们飘拂在苍茫的山顶，围系在群峰的脖颈与腰肢上，于是，这娴静的群峰就被装点成一排排楚楚动人的少女……

[姑娘、小伙子们沉浸在诗一般的想象中。]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（始终痛苦地望着他们）那个年头，边境线上不大太平。（走过去，抱住苏家琪和李天甜的肩膀）在当时，我们看不见这些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们都想去打仗……

[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。]

[一台拖拉机牵引着一乘巨大的爬犁驶了过来。履带滚动的隆隆响声让人想起了正在行军的坦克军团。爬犁上巨大的但又是空荡荡的红布横幅标语在风中抖动。]

[远处传来了嘹亮激昂的歌声。这是那种为某些特定年代所创作的刺激性很强的歌子。]

[马兆新、细草、李天甜、宁姗姗几个年轻人身背半自动步枪在爬犁边站成整齐的一横排。他们口中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响亮地报着数。他们的胸脯剧烈起伏着。]

[苏家琪孤零零地躺在爬犁房的草铺上。]

[于大个子手托花名册，胳肢窝里夹着个档案袋，走到队前。]

于大个子 还差谁？苏家琪？（转对爬犁房）苏家琪！

宁姗姗 他昨天在草甸子里被黑腺鼠咬破了踝骨……

于大个子 （并不严厉）耗子咬了就打退堂鼓？不是写了血书要去得吗？

宁姗姗 他在发烧，怕是得了黑腺鼠疫……

[于大个子翻动着花名册。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我们那个地方蔓延过黑腺鼠疫。去年秋天，底窑小屯的四个壮年汉子，一夜之间像撂高粱个子似的躺下了……

苏家琪 （对十五年后的马兆新）不！我不是鼠疫，鼠疫除了发烧外，眼眶子发胀，膝盖酸疼，这些感觉我都没有……小马，别笑话我，我是怕死……

[宁姗姗走了过来。

宁姗姗 哥！

苏家琪 姗姗，别叫我，别再叫我哥……

宁姗姗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到你娶我那天，我也还是叫你哥……（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小的钥匙串）这钥匙串留给你吧！上边拴着一只小牛……你是属牛的……

[苏家琪接过钥匙串，自责感更加深重，

宁姗姗 我要走了，等着我……等着我……（往后退步）

[苏家琪跪起身。宁姗姗突然奔了回来，抱住他那蓬乱的头发，用力吻住了他的嘴唇。但嘴唇接触仅仅一刹那就迅速离开了。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，惊恐地望着苏家琪。

宁姗姗 不！别怪我！我没吻你吧？……我们、我们相爱这么久了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原谅我……

苏家琪 （望着退走的宁姗姗，突然喊了起来）姗姗！我不是！不是黑腺鼠疫！我是……怕……怕死……

宁姗姗 不，别这么说。我会活着回来。你去，我多一份担心，我怕你回不来，怕剩下我一个人……你胆怯，我也爱

你……等着我，我，我走了……

[于大个子用笔在花名册上一勾。

[始终站在离队伍不远的地方的邢福林走了过来。四川女人跟在他的后边。

邢福林 小苏去不了，让我去吧？

于大个子 你去？你看看你这档案！

邢福林 我档案怎么啦？我16岁当兵，五六年到垦区。我在“八五二”赶过马车，在“八五一”开过拖拉机，“五九七”建点时候给垦荒队长当过马夫……

于大个子 别净拣好听的说。你从四川骗来个娘们儿，你跟人家说你是农具场的场长……

邢福林 我本来就是农具场的场长。

于大个子 哼，一个连队农具场拢共就他娘一个人。

四川女人 我愿意跟他！你为什么不给我落户？

于大个子 给你落户？你是什么人？当大姑娘的时候就养活孩子……

四川女人 这点短处，你拿不住我！你那点花花肠子我心里有数……

[毛毛的歌声飘来了：“我是一棵小草，一棵荒原上的小草……”

[十五年后的毛毛出现在舞台一侧。

十五年后的毛毛 从那么早我就知道我是个私生女。儿童的心理应该是个光明的天国。可我不是……

于大个子 说你不能去，你就不能去！你别忘喽，你爹是个缝鞋的，你娘是个流窜到咱们这儿的一个“大鼻子”。你的两个妹子到今天还在江那边。她们像你一样，也是二毛子！（从档案里抽出张照片举到邢福林面前）

[小号吹奏的《小路》变奏曲又轻轻地响了起来。从舞台深处缓缓走过来两个俄国姑娘。她们身材长秀美，微笑着向邢福林走来……

于大个子（合起花名册）出发！

[机车开始滚动。

[歌子更响地唱了起来。

[那面巨大的空白红布横幅在风中发出了“猎猎”的响声。

[拖拉机轰响。马兆新用力拽响了汽笛。链轨板将辙沟中的枯草、泥浆扬起，形成一个磨盘大的风轮。大爬犁向荒原深处疾驰而去。

[突然，苏家琪从草铺上跳了起来。

[大爬犁在飞奔。苏家琪向着远去的爬犁追了过去。他嘴里胡乱地呼喊着什么。向观众奔了过来。

[天幕上，宁姗姗站起来了，她手里那条湖蓝色的头巾在风尘中飘动。爬犁终于跃上了堤坡，逐渐变成一个小红点，消失了。

[苏家琪的身体左边出现了持枪的马兆新。

马兆新 他妈的，你这个软骨头！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小苏师傅，别责备自己。当时，我们都年轻。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：我和细草商量好了，不论去哪儿，两个人都在一块儿……

[毛毛的歌飘来。灯暗。

[灯再亮时，苏家琪孤零零地坐在堤坡上。

[别拉洪河秋天的黄昏。

[小号吹奏的《小路》变奏曲从远处、人们心里轻轻飘来。似乎能听到宁姗姗的歌声：“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，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。”

苏家琪 姗姗走了。她走出落马湖荒原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

李天甜（出现在舞台另一侧）天幕上，一台机车牵引着一乘空荡荡的爬犁从舞台上徐徐驶过……

苏家琪 只有她留下的这个钥匙串陪伴着我……

[小号变得呜咽了。



李天甜 不，还有我。我早就悄悄地爱着你。但当时我知道你和姗姗的关系后，我对你就只有友谊，而不再有爱情……

[灯暗。]

### 三

[连长于大个子手里拎着一辆精巧的冰车走上舞台。像往常一样，他的腰带上挎着那支五四式手枪。他神情有几分忧郁，边走边逗弄着自己那条狗：“黑子！黑子！”]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他身高只有一米五九，人们却叫他于大个子。他是落马湖王国的国王。

于大个子（仿佛听到了似的，站住了）我不是。

十五年后的马兆新 你是！听我这样叫你，你表面上不爱听，实际心里很得意。

[李天甜、细草、四川女人走上舞台。她们手里拎着脸盆、肩上搭着毛巾，到河边去洗澡。]

李天甜 在我们眼里，于大个子像一团捉摸不定的雾……

细草 最可怕的是他那两只眼睛。当他盯着女人看时，像是两把锥子，恨不得把人的衣服撕碎……

四川女人 可他在毛毛面前，又那么和善。

十五年后的毛毛 当时，我叫他于大大。大人们都说他不好，可我喜欢他。每月六号他准来看我……

[毛毛走来了。]

[于大个子走到毛毛面前。]

于大个子 毛毛，你看！大大给你带什么来啦？（把手张开，一顶尼龙做的弹性防蚊帽一下子蓬松开来）防蚊帽！攥起来，也就鸡蛋那么大；一撒手它就膨开，像个宇航员的头盔。喜欢吗？

毛毛 喜欢。